

# 鼻子备忘录

## 从维熙

男，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北省玉田縣。

一九五三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學院。

五十年代成爲專業作家。

十七歲時開始發表作品。

出版了兩部短篇小說集和一部長篇小說。

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。一九七九年

平反復出後，創造了一方「大牆文學」。

至一九九一年夏出版了長、中、短篇小說集

以及紀實文學、散文、評論集等，六部，其中

海外版及非中文版七部。

一九八八年被收入英國劍橋編撰的《世界名人錄

及《國際名人傳記

著名代表作記

有《走驢昆池》、《大牆下的

紅玉蘭》、《遠去的帆》、

《風淚眼》、《北國草》、《斷橋

文學的夢》

當代中國著名小說家、

現任中國作協理事。



從

熙



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

# 鼻子备忘录

30 35

I247.7

0959

鼻子

京新登字 124 号

## 鼻子备忘录

---

**著 者:** 从维熙

**出版者:** 华艺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门内南  
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**印刷者:**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

**发行者:** 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---

**开 本:** 787×1092 毫米 1/32

**印 张:** 11.125

**字 数:** 205 千字

**版 次:** 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**印 数:** 00001-10000 册

---

**书 号:** ISBN7-80039-546-4 / I · 228

**定 价:** 4·90 元

## 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，以勃发的创作热情，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，讴歌时代精神，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。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，我社将出版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。该套丛书均选收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一集，每集约十五万——十八万字。面向大陆及台、港、澳、海外华人读者。

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华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

# 序

## 夏衍

文学是人学，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——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，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，中国新文学，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。

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，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：一是五四之后，二是三十年

代中期，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，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。

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“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”，这样，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，写出了数量可观，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。文学是特定时代、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，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，时代变了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人的思想、感情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、创作方法，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，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，有所探索，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到现在，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、三年，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，显然是为时过早，但是，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，有两点是可

以肯定的，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，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，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，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格局大转折、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，举例说，今年三十岁的青年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，这是“三年困难”开始好转的一年，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从六岁到十六岁，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，他们才十八岁，按此标准，今年五十岁的人，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，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，由于此，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不能象前辈作家——茅盾、老舍那样成熟，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，乃至越轨，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，因为，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“初级阶段”。

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，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，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，但不应该求全责备，拔苗助长。人们需要严师，也需要益友，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，奋发前进，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，仓皇失措。由于此，我认为出一套丛书，让更多的读者，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是很有益处的。

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，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。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。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我的朋友，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，有些作品我看过，当然，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，要通读全套丛书，是不可能的，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因此，写一点感想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，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



## 作者的话

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五部中篇小说，皆是我 1991 年的新作。另有短篇小说七章及散文、诗歌等问世作品，没有纳入其内；因此自己可以坦然地自白：没有虚掷光阴，愧对已近黄昏斜阳的年华。

1988—1990 年，因故大约停笔三年。其间曾有关心我的读者，对我的疏懒给予鞭鞑。我十分感谢这些天南地北朋友们的关心厚爱，但我要解释一句的是：创作需要一种安静的心态，待容我能安静地坐在写字台前，以笔为犁，开始耕耘，已然是 90 年尾——北京少雪的冬天了。

今年五月，曾有幸与几位海峡彼岸的文友煮酒论文。一位文友问我：“你的代表作，该算哪几部书？”我说，也许都是“满纸荒唐言”，被历史扔进垃圾箱。这一切，都非作家自身能回答的问题，亦非时髦评论家能做出的论断。也

许，文学象酒一样，需要醇净的时间。这是我的自信？还是自贬？抑或是我出自真诚的创作感受？

不知道——我当真裁决不出。

但我知道读者是最无情的，岁月是最无情的，文学自身也是最无情的。如果能够有几篇东西，留在读者记忆之中，那将是我的侥幸！

作 者

1991年6月18日于北京

# 作者手迹

野游 从这儿  
《眼睛向云彩招手》

经过广州，一个腰缠万贯的年轻  
老板，执意要引我到麦馆，去见一  
位外郎。我当然相信诸子百家，唯  
独不喜巫术。老板是个年轻的暴发  
户，急骤白<sup>的</sup>脸地动量地说：“哇，  
机会难得，有茅三<sup>的</sup>次<sup>的</sup>，过路这里的<sup>飞机</sup>  
造字，却苦地救命，读<sup>的</sup>航<sup>的</sup>那也真  
所不惜，你怎么这么顽固呢？”老  
板把“呢”字尾音拉得很长，还扫了几



作者近照

从维熙

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

编委会

主 编：孙 波

副主编：杜建业 金丽红

编 委：孙 波 杜建业

金丽红 黎 波

曹华益

# 目 录

序 .....	夏衍 (1)
作者的话 .....	(5)
猫 碑 .....	(1)
黑 伞 .....	(69)
落 红	
——《眼睛备忘录》之一 .....	(111)
野浮萍	
——《眼睛备忘录》之二 .....	(200)
鼻子备忘录 .....	(270)

# 猫 碑

此碑的墓志铭留给后人填写

——作者

## 上

“养只猫吧？”她说。

我说：“别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狗是忠臣，猫是奸宦。古书里是这样说的。”

这话，大概是我和她第十一次关于养猫问题的对话。

头一次猫话，大约说在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五年。那时，我和她风华正茂。六、七户人家居住的那所四合院，也因我和她的青春闪烁而熠熠生辉。尽管四合院的屋脊上没有皇宫闪光的琉璃，院内也没有故宫石雕的青龙铺地；但院内有座花坛，刺梅、芍药、百合、月季、海棠……四季都有落黄，四季又都是花季。那时，她说过要养只猫。

“别。”当时我好象就是这么说的。此外，我对她说了一系列的理由：

“猫不象人，男人发情时脸上起壮疙瘩，女人萌春时脸上多几根桃花刺；那公猫母猫在二八月闹起春来，嗷嗷嗷地叫得渗人。你用机枪扫射，大炮轰它，它都满不在乎。”

“听一个同行说，他在书桌上赶写一篇急稿。猫伏在案头静观了一会儿，觉得主人钢笔尖在稿纸上跳来跳去挺好玩的，便用前爪和钢笔耍戏起来。结果留在纸面上的不是诗文，而是张天师画的天书；歪七扭八的笔道道，成了一张猫国的地图。”

“猫太贪腥，不仅喜欢吃鱼，解放前的小报上，曾刊登过这样一条花边新闻。北平行辕公署某军政要员的三姨太太嗜猫如命，她豢养了八只波斯猫。一天，太太下身来潮，她把腥红的血纸，信手扔在马桶旁的便纸篓儿，便更衣整装准备随先生去出席晚宴。笑话出在她忘记了盖上手纸篓的盖儿，八只猫嗅味而来，一场你争我夺的猫战之后，血纸被太太命名‘碧眼’的公猫所得。‘碧眼’为太太的宠中之宠，每随先生出席宾朋家宴，必将其揣于怀中，以波斯



猫增加她雍容华贵之仪态。不想，这次先生上司的家宴‘碧眼’却为她大丢其丑。宴席摆开，大员们纷纷携夫人入座之后，主座的长官太太见‘碧眼’安详温顺，便要亲自抱一会儿‘碧眼’，以增加宴会高雅祥泰气氛。三姨太太莞尔一笑，站起身来，隔着圆桌将猫送给女主人，就在饭桌上交接之际，‘碧眼’如一只飞艇，突然从爪尖上撒下血色传单，不偏不正地正好落在石斑鱼的鱼盘之内。

“初时，男女宾客不知此为何物，有人用公筷挑之，则很快知之为月潮血纸。木呆之后，一阵哄堂大笑，讥嘲之声，溢满宴会厅堂：

“‘碧眼’定属公猫，此乃恋主之举也！”

“此猫神灵，恋主已至‘爱屋及乌’之深度！”

“X公，‘碧眼’对你太太如此情浓，你可让位给‘碧眼’了！”

“‘……’”

三姨太太羞愧难挡，以手遮面逃离宴席。先生拉过‘碧眼’，在嗷嗷鸣叫声中，赏了它一枪。一张血纸，冲散了宴席不说，先生归家，又枪毙了剩下的七只纯种波斯猫。三姨太太为此而惊疯，出宅而去。”

第一次猫论，至此而止。

倒也立竿见影，她再不提及养猫一事。

怎奈，我和她居住的四合院，有其和猫难以割舍的历史典故。据同院研究清史的金老先生查证，这几条胡同，自明至清，皆为皇宫囤积粮草之地。